

情感与权力携手叱咤乱世风云 美丽与哀愁相伴演绎百年风流

宋美龄大传

Song Meiling Dazhuan

下

佟 静 著

{420余幅}
{珍贵历史图片}
{再现历史关头风云人物}



团结出版社

宋美龄大传

MayLing Soong's Biography

下

佟静◎著

42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
再现历史关头的风云人物



第十一章 兵败大陆的背后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却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究竟是谁有了“外遇”？

国共谈判过程中，宋美龄又成了蒋介石的好帮手。从此她与马歇尔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甚至要与马歇尔夫人一起“分享对马歇尔的爱”。

1948年下半年，蒋经国发动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打虎运动”，结果宋美龄从中作梗，放“虎”归山。傅作义气愤地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和当年“剿共”时一样，宋美龄不断陪同蒋介石巡视前线，结果却把自己“剿”到了台湾。

是谁另有所爱？

蒋介石在性生活上从来就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人。1944年的重庆，人们风言风语，传说蒋介石又有了新的情人。

一时间山城重庆的街头巷尾，人们在盛传：

宋美龄现在谈到委员长时只是用“那个人”；

宋美龄不满蒋介石只是在要会见“那个女人”时才把他的假牙装上；

有一天，宋美龄走进委员长的卧室，发现床下有一双高跟鞋，就从窗口丢了出去，打中卫士的头；

蒋介石一度有四天没有会客，因为在同夫人发生的一次争吵中，他的头侧被一只花瓶击伤了。

这些传闻甚至惊动了美国驻华使馆，政治参赞谢伟思给华盛顿国务院打了报告：

“关于蒋家庭发生内部纠葛的消息在重庆真是传说纷纷。几乎每个人都能为已普遍被人接受的消息提供一些新的细节和说法，即委员长找到一个情妇，因此，使他与夫人的关系至少说也是处于紧张状态。传言是如此之多，看来必定是出了问题。

“按通常情况来说，关于政府领导人私生活的这种谣传，不会被认为属于政治报道的范畴。可是，在中国情况不是如此，与事情有关的人是一个独裁者，他与他妻子家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具有超乎一切的重要性。这种关系由于委员长与宋子文之间关系紧张已受到削弱。如果性格傲慢而拘守宗教戒律的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蒋氏王朝就会陷于分裂，在中国和海外产生的影响都可能是严重的。甚至，如果当前的情况逐渐为国外所知——几乎肯定和必然如此，也会使委员长和夫人的威信受到巨大损失。”

消息普遍认为，蒋介石是在夫人逗留美国期间觅得他的新欢的。而且，相当普遍



的看法是，这位女士已经身怀六甲，再有两个月左右，蒋介石就要做父亲了。关于这位新欢的身份，其说不一：

一说是陈洁如小姐，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前的夫人，一般认为她已得到一笔钱去养老，不再闻人间烟火了。实际上，趁宋美龄访美之机回国与蒋介石团聚。

一说，这位“陈小姐”就是陈布雷的女儿；

一说是一位美丽的福建姑娘，经政学系介绍获得了蒋介石的欢心，政学系企图以此来玩弄其裙带政治；

1943年10月10日，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理当是宋美龄倍感风光的时刻。然而，在此前后的种种传闻却说明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一说是陈立夫的堂妹（有人说是侄女—笔者注）陈颖，相当年轻美貌。在宋美龄逗留美国期间，由陈立夫介绍给蒋介石，以作为一种并不是很有独创性的努力来巩固他自己和C. C. 集团的地位。

据说宋美龄得知此事后，气得大哭了一场。但蒋介石不是山野村民，而是国民党党国“元首”，如果把这件丑闻张扬出去，势必影响到蒋介石和宋美龄本人的威望。为了蒋宋王朝的共同利益和全局，宋美龄不动声色地突然出现在陈颖面前，给了陈颖50万美元，让她秘密离开重庆飞往华盛顿。蒋介石惊闻陈小姐失踪，可是他却无可奈何！

还有一种说法，蒋委员长这时候有两个女人。第一个是上述几人之一，第二个女人——陶小姐、乔小姐或者姚小姐——是委员长的长子经国的朋友，并且多次受委员长的邀请赴他的“行宫”。

关于这个女人的去向，又是众说纷纭。有消息断然说，她被遣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生孩子去了。另有消息说，她住在委员长的南岸公馆里。还有一则消息，看来像是有些根据，说她住在离重庆6英里的九龙坡机场附近的一所房子里。

所有这些消息都可能不过是些谣言。这些消息的广泛流传和被人相信，以及在流传过程中添加的一些妙趣横生的补充，至少说明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威信已经大大下降。谢伟思称赞说：我从未听到任何人试图否认这些消息，或者拒绝传播这种丑闻。

不管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夫妻关系是不是因为婚外情而发生严重障碍，种种迹象表明，宋美龄从美国回来以后，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至少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自从从美国回来之后，宋美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她的姐姐——宋霭龄呆在一起。宋美龄回避在社交和公开场合露面。她很少去看蒋介石，偶尔一起露面时，也非常冷漠。宋美龄身体欠佳，她抱怨皮肤发炎，医生诊断认为是神经紧张所致。她回避摄影记者。在近距离内看到她的人说，她脸上皱纹很深，显得神情忧郁、愤懑。毫无疑问，宋美龄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1944年11月11日，伦敦《每日邮报》驻加尔各答记者采访了蒙巴顿勋爵手下的一位不慎重的人士后，报道说：蒋夫人肯定已同丈夫分居，她将在美国长期居住下去。这份报道发表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发言人很快予以否认。尽管如此，美国情报机关发自重庆的一份电报仍然说：“蒋夫人大概会留在美国，但是他们不会离婚，因为这会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可能打击中国人的情绪。”

值得说明的是，对这件事情宋美龄曾坚持让蒋介石公开辟谣。程思远先生曾回忆说：“在此时期，蒋介石在重庆也很不好过。8月12日，我忽然接到国府总务局交际



宋美龄与其大姐宋霭龄的关系最好，所以蒋介石对大姨子也比较恭敬。



科通知，要我于当天下午3时到林园官邸一叙。我以为又要举行官邸党政会议，商量什么军国大事。等我到达以后，发现到来的党政军大员很多，是一个前所罕见的盛会。届时那个身材高大的总局局长陈希曾邀我们入座。在T字形长方桌上，设有茶点招待。我们刚坐定，蒋介石夫妇进来了。蒋介石点头对我们招呼，嗫嚅着说：好！好！宋美龄板着面孔，好似刚才同人吵架似的。下面是蒋在茶会中的发言（大意）：

各位同志：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我瞒着蒋夫人，同一位所谓陈女士在这里秘密同居。实际上并没有这一桩事，那完全是国内敌人对我个人的造谣污蔑，目的在破坏我们国民党的威信，使抗战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我们听信这种谣言，那就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须知我与蒋夫人是神圣的结合，革命的伴侣，17年来，我们为着革命大业，为着北伐与抗战，并肩战斗，艰苦备尝，屡经险阻，矢志不移。我们的亲密合作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久而弥笃，天日可表。当前局面非常严重，今年是抗战中最险恶的一年。我与蒋夫人临危不惧，必将淬砺奋起，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努力奋斗，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听了这一席话，深觉莫名其妙！即使蒋同陈女士有这种暧昧关系，用得着在这种场合公开坦白吗？”

当时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吴国桢的回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1944年6月的一个下午，蒋介石决定在重庆歌乐山官邸举行茶会，吴国桢当天上午临时获得侍从室通知，要他早到数分钟。《吴国桢传》证述说：“吴驱车前往，道上见不少车辆奔赴，心中明白此皆赴会之人，但其数目之多，则出意外。到达虽时间尚早，而礼堂座席可容纳二三百人，几已坐满。更奇怪者，参加人员，外国新闻记者全被邀请，而本国记者则不见一人。外国使

看这其乐陶陶的样子，似乎他们的关系并不像传闻的那么糟。

节未被邀请，但外国教会人员则到了不少。吴赴别室见蒋，蒋谓：‘我今天说话，你须小心翻译。我说时，你可在旁略作记录，再行译出。’言毕又云：‘我就要陪夫人到会，你先去礼堂等候。’吴见其气度非如平日之从容，遂默然辞去。吴回到礼堂，蒋和夫人即行出场，只略向各方点首，即行演讲。说是演讲，实在不是演讲。”

原来，蒋介石是就他的“绯闻”向与会人士澄清，但讲话极为吃力。《吴国桢传》又说蒋“上台开口说话，神色忽现紧张，宁波口音，字字显出，蒋平日并不口吃，而此次则独见，有时冲口而出，有时戛然停顿，微觉结巴，结巴之后更形紧张。”吴国桢翻译得很吃力，宋美龄眉宇间露出不悦之色。蒋介石言词之间，虽未明白指出，但亦含糊示意，谣言产生乃在国外，谓蒋虽戎马倥偬，而未忘情于自娱，前次蒋夫人出国，蒋即与一女护士结缘，并生一私生子等语。蒋介石坚决否认，称自与夫人结婚后，成为忠实基督信徒，从不犯奸淫罪；且终日行动，皆有人在旁随从，并做纪录，未有一时一刻完全空闲由其私人单独活动。蒋介石说来说去，重重复复，最少在半小时以上，直说得面红耳赤，口舌迟钝。

可是，人们普遍存在逆反心理，越是解释人们越相信那些谣传的真实性。

多少年来，蒋宋婚变的传闻已成为神秘莫测的谜。直到1992年初，才有人在《民国春秋》杂志上披露了事实真相。原来所谓蒋介石的“新欢”就是他的前妻陈洁如。

陈洁如在美国学习5年后，于1933年回国，改名陈璐，隐居上海，与养女陈瑶光相依为命。一直隐居在上海的陈洁如，怎么会潜去重庆的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过激烈的淞沪会战，上海于11月13日沦于日本之手，租界成为孤岛。隐居于法租界巴黎新村（今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陈洁如，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当强烈的爱国女性，整日深居简出。1941年12月中旬的一天，她与弟妇庞定贞同去南京路惠罗公司购物，不料竟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诸民谊在电梯中邂逅。陈洁如1924至1926年与蒋介石在广州居住时，与陈璧君这位“国民政府主席”夫人是相识的。但如今的陈璧君，已是卖身投敌的大汉奸了，在日伪统治下



讲话不是蒋介石的长项，何况是解释绯闻。（这是蒋介石早年在演讲）



的上海炙手可热；诸民谊也是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陈洁如惴惴不安之余强作镇静，虚与委蛇；陈璧君则犹如捕获到一个猎物，当即邀陈洁如同去对面的汇中饭店叙旧共餐，饭后以车送其归寓。陈璧君从此得悉了陈洁如的住址，常来巴黎新村叫门，最后还提出了要陈洁如也跟着她一道“曲线救国”，出任汪伪政权的侨务委员会副主任。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陈洁如婉言相拒，她为逃脱魔掌，当即毅然只身秘密离开上海，潜去抗战的大后方。她先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达了江西上饶。当时抗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上饶，司令长官顾祝同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将。顾在安顿了陈洁如后，立即密电重庆报告蒋介石。在得到了蒋的回电后，顾即派专人护送陈洁如去重庆。

陈洁如抵达重庆后，被秘密安置在山洞（地名）离陆军大学蒋介石官邸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吴忠信是蒋介石 20 多年前的拜把兄弟，互相知根知底，如今受此重托，遂将陈藏于密室而重礼厚待。蒋旧情复炽，经常去吴忠信公馆与陈幽会。虽然行踪秘密，但终究逃不过宋美龄的耳目。一时醋海兴波，闹得不可开交。传说蒋介石被宋美龄打了一个耳光，又一说蒋的脸都被宋抓破了，致使蒋无法出场接见外国来宾。素来对宋美龄依顺有余的蒋介石，这次居然我行我素。宋美龄十分气恼，竟于 1942 年 11 月出走美国。这一来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活动也就方便自在多了。



此时的陈洁如显示出成熟女性的魅力。

据传有一段日子陆军大学的游泳池常有陈洁如的身影，而蒋则坐在池边观看。当时，蒋演出的这桩风流韵事不脛而走，人言啧啧，盛传“委员长另有新欢”，人皆称之为“陈小姐”，在山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然而人言言殊，以讹传讹。有的说蒋宠爱的这位“陈小姐”是陈布雷的女儿，有的又说是陈立夫的侄女，多少年来神秘莫测，殊不知乃是当年的校长夫人鸳梦重温而已。

但是宋美龄毕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政治家，她在美国住了半年多后，于 1943 年 6 月回到重庆，继续与蒋介石并肩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还于 11 月同去开罗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展现了她非凡的风采和魅力，自是陈洁如难以望其项背的。陈洁如只能隐退于吴公馆蛰居而已。

这是谜底吗？近年来，评论蒋介石的台湾高手李敖先生又提出另一个解谜思路：“蒋氏夫妇感情不睦，宋美龄再度远赴美国，大多数人认为感情不睦，总是男人有了外遇，何况这个男人等同皇帝，传闻就是如此，中国仍是大男人主义的社会，丈夫休妻，时有所闻，妻子休夫，谈何容易！”

“我们必须摆脱大男人的思路，不要总以为男人遗弃女人。在古代，皇帝另有所爱，天经地义，然而在现代，皇后未尝不可移情别恋。蒋宋婚姻关系不睦，也应该从宋美龄的性格历程上去着眼。”

其实蒋介石基于利害，是很敬重宋美龄的，不仅是孔、宋家族的实力，更因宋美龄会说一口流利道地的英语。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他能不敬重“颇善英文”的夫人吗？更何况宋美龄二度赴美之前不久，刚陪他出席风光的开罗会议回来。在开罗会议上，他不会不感到不可一日无此妻。再说，他年轻时在上海滩固然是花天酒地，但是自从得了梅毒以及与陈洁如结婚后，在生活上已戒酒戒嫖，大为收敛。他遗弃陈洁如，娶了宋美龄，主要是政治考虑，并非为美色所惑。在1940年，宋美龄的政治价值，对他来说，到达巅峰，他岂敢在宋后头上动土？

李敖先生认为这一事件缘起于宋美龄移情别恋，而源头是美国特使威尔基访华。

温德尔·威尔基是当时美国政坛上的一位怪杰，1892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律师出身。他崛起政坛，不循常轨，却得到许多美国人的欣赏与支持。1940年，他成为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大抢总统宝座。当时威尔基声势极大，大到他自己都自信到甚至不必做竞选活动，就可入主白宫的程度。在竞选过程中，他甚至极诚实、极有风度地不讳言地赞同对手罗斯福的某些改革方案与外交政策，这样增他人声势、减自己威风的干法，可谓千古罕见。最后，他得了2200万票，仅以500万票少数差距，败给罗斯福。

威尔基为人豪侠热诚，他本是民主党员，在1930年中期，改属共和党。早在他做民主党员时，罗斯福就非常喜欢他，说要请他做国务卿。后来虽成了罗斯福政敌，但罗斯福对他的好感不减。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2200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

1942年8月26日，威尔基搭乘四引擎轰炸机起飞，49天后（10月14日）回国，他写了《天下一家》一书，卖了100万册，宣扬他的理想与游程。

在《天下一家》中，威尔基以一连四章的大量篇幅，写他在中国的经历。蒋介石派了两个亲信，新闻局副局长董显光和朱绍良将军，到迪化迎接并陪伴全程。到达重庆前，全城已整修一新。到达时，重庆张灯结彩，万人空巷。他自写被欢迎的盛况如下：

“我是傍晚时分在一个离城几英里远的飞机场到达重庆的。我们的汽车还没有进城，人们早已排列在街道的两边了。在我们到达城中心以前，群众已挤满了店铺前面的人行道。男女成人和儿童，长鬚的绅士，有的戴着呢帽、有的戴瓜皮帽，挑夫、走卒、学生、抱着孩子的母亲，衣着有的讲究、有的褴褛——他们在我们车子缓缓驶向下榻的宾馆途中11英里的



蒋介石的结
拜兄弟吴忠信。



道上，挤得人山人海，他们在扬子江的对岸鹄候着。在重庆所有的山坡上——重庆一定是世界上最多山的城市——他们站在那里，笑，欢呼着，挥动着小小的纸制的美国和中国的国旗。

“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运动的人，对于群众都是习以为常的。但对这样的群众却不如此。我可以暗中依我所愿地减低他们的意义，但没有用处。人民挥动着的纸国旗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来那位殷勤而富于想像的重庆市长吴国桢博士在这个盛大欢迎的设计中曾参与其事。很明显的，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民，其中有许多敝衣跣足的人，对于我是谁或者我为什么到那里，都具有明白观念。我还向我自己说，那每个街头巷尾喧闹不绝的爆竹，竟不过是陈旧的中国人的热情表现。

“但是，尽管我这样努力减低它的意义，这个景象却深深感动了我。在我所注视的面孔上，没有一点人为的或虚构的成分。他们看我是美国的一个代表以及友谊和即将到来的援助的一个具体希望的代表。那是一个群众善意的表现，而且它是人民中和情感中的单纯力量的动人表现，这个力量也就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富源。”

威尔基是个长得高大而精力充沛的人，这年正好 50 岁，来日的政治前途非比寻常。罗斯福已干了三任，下一任总统很可能就是他。他备受欢迎，自然在意料之中。国民党官方更声称，他是上一个世纪退休总统格兰特访华以后，层次最高的美国访客，对他的巴结，施出了浑身的解数。

这个热情有余、警觉不够的傻大个，很容易被迷汤灌住。他一来到中国，就被蒋、宋、孔团团包围。他不住美国使馆，而住在宋子文的豪华住宅里，令美国大使高斯大不以为然。宋家三姊妹，他都见到了，而只在宋家的餐会上，得见周恩来两面。他冷落蒋介石不喜欢的史迪威，而亲近蒋介石所喜欢的陈纳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蒋氏夫妇特具好感，当然不在话下。他与蒋氏夫妇有许多次单独的早餐、午酌、晚宴，他回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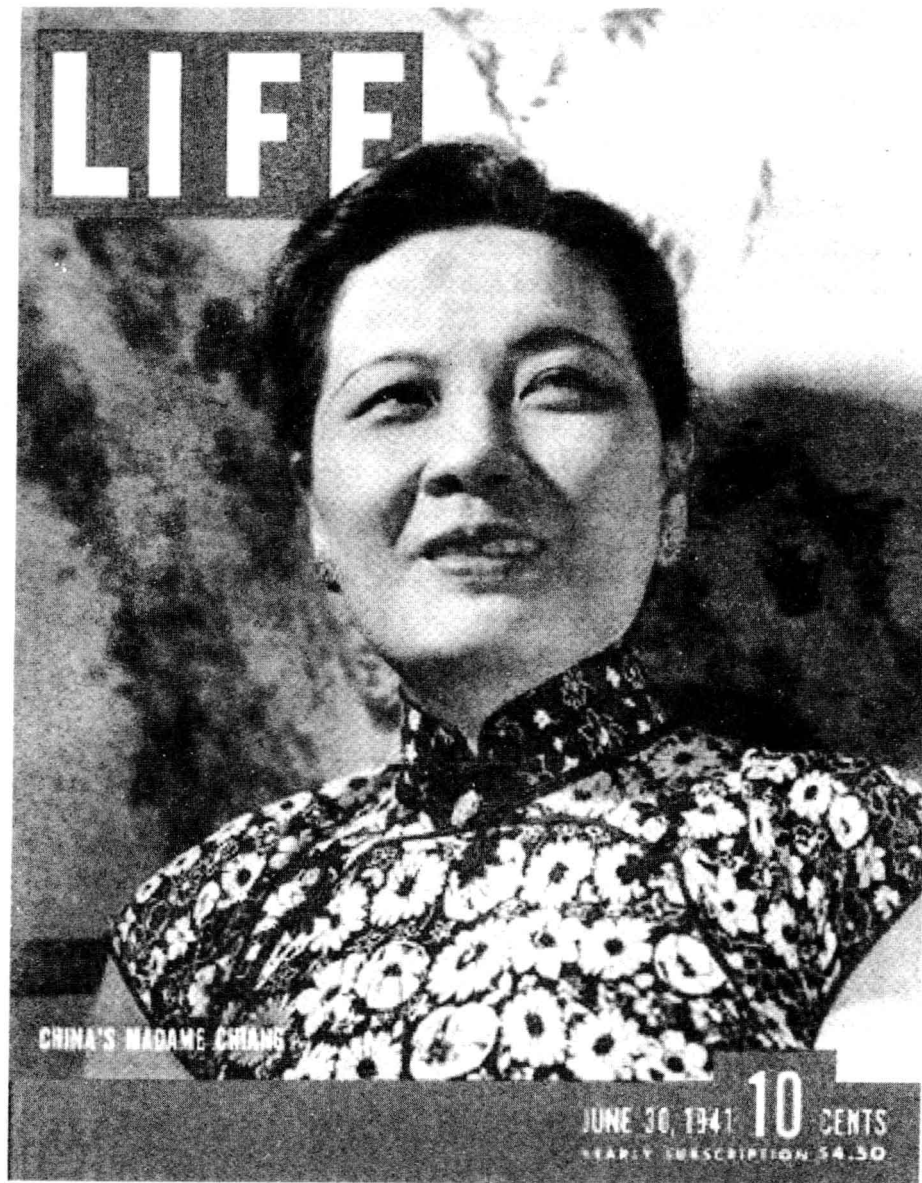
“有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到蒋氏在长江悬崖上的别墅，小董（显光）也在。我们坐在木屋前的大凉台上，远眺重庆的山麓，下瞰长江，见到若干小舟在激流中行进，运载中国乡下人及其产品到下游市场。那日重庆酷热，然而在此凉风习习，甚是清爽。当我与委员长谈话时，宋美龄为我们沏茶，并与小董轮流为我们当译员。他特别提到宋美龄的温柔体贴：宋美龄一直为我们翻译，最后她以令人愉快而坚定的女性权威说：‘已经十点钟了，你们男人还没有吃些什么，来！我们必须开车进城，多少找些吃的，你们的话以后再谈！’”威尔基说，他在重庆六天，无时不与蒋介石晤谈，这些晤谈必定有宋美龄在场。他对两人的印象都好极了。

他说他在华府就认识了宋子文，知道他有三个姊妹，接着说：

“有一次孔祥熙在他家的草坪上举行晚宴，我坐在首席，位于宋美龄与宋庆龄之间。我们谈兴甚浓，我至感愉快。两位女士都能说精美的英语，富内容而又具机智。晚饭吃过之后，蒋夫人挽着我的手臂说：‘我要你见见我另外一个姐姐，她因神经痛，不能到户外赴宴。’”

于是威尔基与宋氏二姊妹在室内大聊特聊起来，高兴得忘了时间与户外的其他客人。大约到晚上十一点，孔祥熙进来，轻责宋美龄与威尔基宴会散了，都还未回席，然而老孔也坐下来加入龙门阵。威尔基特别指出，他们三人都能聊，而宋美龄的谈锋

最健。最后，即将分手之前，宋美龄向孔祥熙夫妇说，昨天吃晚饭时，威尔基建议她应该去美国做亲善访问。孔氏夫妇把眼光移向威尔基，威尔基答称是，是那样建议的。当孔祥熙进一步追问时，威尔基发了一大篇高论，大加赞扬宋美龄。他说美国人亟须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有说服力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帮助教育美国人。他认为宋美龄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有效的影响力。他深信，凭她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



抗战为宋美龄提供了展现其风采和魅力的国际舞台。这是当时美国《生活》杂志的一期封面。



从以上威尔基许多大特写中可知，他对蒋氏夫妇印象好得像阿丽斯的梦境。他对宋美龄的爱慕，更是溢于言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宋美龄对他的兴趣也很大，除了政治上的需求外，也有个人的吸引力。宋美龄美媚多姿，威尔基高大热情，两人言语又畅通无阻，心倾相慕，实不足为奇。

比较有说服力的是，李敖先生还找到了另外的证据：

有两个报人陪伴威尔基这一次的游行访问，一个是迈可·考尔斯（是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杂志创办人。另一个是约瑟夫·巴恩斯，是极有经验的外国事务记者与编辑。威尔基认为他们两位是他最佳的游伴。其中迈可·考尔斯在43年以后（1985年）出版了一部书，叫《迈可回顾》，书中写出了威尔基不敢写出的大特写，细腻逼真，值得把这一段别开生面的中美“感情上的密切联系”，登录于下：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

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1944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1943 宋美龄访问纽约时，威尔基扶其登台在麦迪生广场向数万群众演讲。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威尔基要带宋美龄一起回美事，已故著名通俗史家塔奇曼女士曾亲自访问当时在重庆美国使馆做事、能通华语的文森特，得到证实。文森特还注意到，蒋介石当面对威尔基甚是殷勤，但当威尔基离开后，要人赶快把窗户打开，说是“让羊骚臭散出



宋美龄回国后的第三天，在招待会上俯身端详最高统帅勋章的姿态，把蒋介石高兴得盘子都快拿不住了。

去”，难掩厌恶之情。从另一方面看，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也可以看出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那次深夜幽会，50岁的孤男和45岁的寡女独处，其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凡“男贪女爱”，绝不是单方面的事。美国驻重庆的另一位官员约翰·巴顿·戴维斯，也亲眼看到了宋美龄如何发挥她的魅力：



毫无疑问地，宋家小妹已经轻轻松松地征服了一个人。在她主持的一项救济机构茶会上，她披着一件空军将领的大衣，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温柔，娇滴滴地承认威尔基先生是一位非常“撩人绮思”的男人，此种表白使这位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浑身舒畅。……有趣的是，这番话对独身的威尔基和未来的政治发展都产生

影响。

威尔基不便带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照国民党官方资料，说宋美龄访美，乃在8月22日与9月16日两次受罗斯福之邀，才得以成行。但威尔基明明在《天下一家》中透露，由于他的建议，罗斯福邀宋美龄访美，形式上只是客套话，能否成行，还有赖于威尔基的玉成。再从时间上看，威尔基10月8日离开中国后的第二个月（11月17日），宋美龄就去了美国，这一紧密配合的速度，也正印证了宋美龄的访美，乃得力于威尔基的暗中使劲。

威尔基暗中使劲，帮助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没有逃过触角灵敏的华府记者的眼睛。《华盛顿邮报》一位名叫米勒的专栏作家，指出威尔基对蒋介石夫人的揄扬，将赞美词用到了极致。据美国海军上将莱希说，罗斯福总统与宋美龄私下谈话时，笑责她是一个“荡妇”，否则温德尔·威尔基于近日中国之行怎会如此被她吸引，答应了她任何的要求？宋美龄笑谓：“不能说我是荡妇，实因威尔基先生具有一个大孩子所有的情绪反应。”罗斯福对宋美龄评论威尔基也很感兴趣，坚持要她评论一下他。她敷衍不过去，最后说：“噢！总统先生，您很老练。”罗斯福内阁的女阁员法兰珊丝·珀金斯说，总统听后大感窝心，在白宫里一再地告诉别人。陪伴威尔基访华的记者巴恩斯，在《威尔基传》里也提到这件事，可见46岁宋美龄的魅力，不仅在头一年迷倒中年人威尔基，而且在这一年迷倒61岁的罗斯福呢。

所以，李敖说：蓬莱恩怨之所以未分明，因未深探宋美龄的感情世界。她与威尔基在重庆一见如故，威尔基热情为她安排风光的访美之行，到美国后又常相陪伴，纽约那次两万人的演讲会又由两人同时登台。旧梦重温，自在意中。说“蒋公别有所爱”，未免冤枉蒋介石矣。实际上是宋美龄别有所爱。

宋美龄离美后，到7月4日飞返重庆。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当日日记记载了这样的内容：“蒋夫人由美载誉归来。下午，蒋夫人由美归国，委座乘机赴新津接她，但夫人直接乘机在白市驿降落，没有往新津换机，所以没有接到。委座回来时，适经国亦由桂林来渝，同时降落，几乎飞机相碰，危险极矣！”

蒋介石兴冲冲地去迎接久别的老婆，不但没接到，而且差一点父子飞机相撞，真是霉气。原来接不到并非偶然，唐纵于8月15日又有日记写道：“近来委座与夫人不治，夫人住在孔公馆不归，委座几次去接，也不归。问其原因，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此事至今尚未解决。”

可见宋美龄一回来就不理蒋介石，住在孔祥熙家里负气不归。依常情而言，此次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载誉归来，又夫妻分别将近九个月，理应欢喜做一团，然而不仅没有相见言欢，反而不治，已多蹊跷。唐纵所说的那些为孔、宋做官的事而不治，岂其然哉？岂止此哉？

直至10月初，宋美龄仍住新开市孔公馆，而“委座尝于私人室内做疲劳的吁叹，其生活旷苦矣”。虽然夫妇两人一道于11月18日由重庆起飞，出席开罗会议。回来后，又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但宋美龄还是没有和蒋介石和好，终于1944年7月5日，“飞车十万里”，又去外国了，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才回国。宋美龄说是健康关系，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看在眼里，“好像是故意要离开”。虽然在形式上，这对政治夫妻一直都在串假戏，想欺人耳目，但是，若非两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宋美龄“健康休养”一养要养到南美洲去，若非志在负气，似乎也不必养那么远。

显然，他们的夫妻感情发生了裂痕，而唐纵的日记从一个侧面显示，问题的实质是老婆对丈夫不好，而非丈夫对老婆不好。由此看来，李敖的观点也许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山城绯闻，和几十年来各路史家的分析，都不能有个明确结论，只有等宋美龄说出正确答案。但是她永远保持着沉默。

美洲就医

1944年7月5日，就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后的时刻，全国人民仍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宋美龄却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到遥远的地方养病去了。陪同她去养病的是她的大姐宋霭龄。她们的第一站是巴西。

在巴西，宋美龄和她的姐姐宋霭龄一起住在巴西政府供要人玩乐的布罗科约小岛上，她们俩同住在一座诺曼底式的大厦里，在那里隐居了两个月之久，宋美龄就医、休养和娱乐；宋霭龄则同巴西铁腕人物热图利奥·瓦加斯周旋，转移资金，在富饶的工业城市圣保罗购买财产。

布罗科约岛是个风景优美的休养胜地，对消除精神疲劳，恢复身心健康大为有益，宋氏姐妹俩住在这里静养，很少在里约热内卢露面。可是，这里的幽美环境并没有使宋美龄的皮肤病有所好转。



9月6日，她们乘飞机前往纽约，宋美龄再次进入哈克奈斯大楼，占了这座大楼的整整一层。经诊断，她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症，由罗伯特·洛布和达纳·阿奇利两位医生负责治疗。医生们反复向宋美龄强调，说她需要长时间休息。宋美龄在哈克奈斯疗养了一个月，便于10月9日搬到市郊里弗代尔孔祥熙家的公馆，同宋霭龄和弟弟宋子良一起隐居在那里，一直不公开露面，也不会见什么人。

宋美龄在美国住了10个月，只公开露过一次面，那是1945年6月14日，她参观了纽约州贝德福希尔斯女犯监狱。宋美龄对监狱当局说，她想搜集一些有助于管理中国监狱的资料。

《宋家王朝》的作者西格雷夫写道：“从1944年起，除庆龄以外，宋家所有成员花在美国的精力都超过花在中国的精力，他们全力以赴地共同创造了大概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笔财产，这笔财产大概远远超过20亿美元，也许有30多亿美元。”仅宋美龄自己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就存有1亿5千万美元。这些数字也许不十分准确，但宋美龄等人聚敛的财产十分惊人，则是毫无疑问的。



宋美龄读到报上日寇投降的消息，欣喜地笑了。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5日，宋美龄乘飞机回到重庆，在机场上受到蒋介石等人的迎接。她对丈夫的感情是否恢复如初，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只能从宋美龄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她这时更加积极拉拢美国人，目的是帮助她的丈夫对付共产党，准

备打内战。后来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却流传着老一辈的侍从人员最常讲的这个时期的笑话：在抗战胜利的那段日子时，蒋介石夫妇回到南京，他们的感情生活时常会出现“各行其是”。宋美龄只要和蒋介石闹了别扭，就索性往上海一躲，住在上海官邸，不去理会蒋中正。有时候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等急了，就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催驾，无奈宋美龄硬是不买蒋介石的账，怎么劝都不去理睬蒋介石的劝解。有时候，蒋介石实在给她逼急了，只好低三下四地低声说道：“Darling！无论如何都请赶快回来，你再不回来，佣人们都要造反了，快回来！”就这样三催四请，好说歹说才把宋美龄劝了回来。可是，没过多久，宋美龄又会为了别的事情，和蒋介石意见相悖，拂袖而去。不管是为什么事情，也不管谁是谁非，最后投降的八成仍是蒋介石自己。

由此看来，抗战后期宋美龄和蒋介石感情应该说与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闹别扭已成了平常事。然而，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宋美龄仍然一如既往地各个方面帮助蒋介石。归国不久，宋美龄又忙碌起来。9月14日召见“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和各组组长商谈会务，布置工作。她每到“妇指会”时，见到该会职员总是随便称呼“密斯刘”、“密斯方”，使人感到亲切，这是宋美龄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9月21日下午3时，宋美龄在山洞林园官邸大礼堂设宴招待美国驻华妇女辅助队，陪着该队队长、副队长坐在礼堂上首，并用英语致欢迎词。到会来宾约60余人。会后，宋美龄还陪同辅助队员参观了魏德迈和赫尔利住过的别墅，极力拉拢美国之能事。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并吞解放区，“统一”全中国。内战在即，宋美龄做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她帮助蒋介石积极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坐稳江山。她的努力不外是台前的或幕后的，虽然她也有帮倒忙的时候，但是她确实是积极而努力的。

与马歇尔“友谊”的背后

1945年底，作为中国近代外交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马歇尔使华”，宋美龄作为蒋介石政权的外交高手和高级助手马上开始了新一轮外交战，费尽心机去讨好这位在世界上名气甚大的美国客人。为什么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国、共两党势力范围的划分出发，准备重演1927年4月12日的一幕，公开反共。事实上他的反共行动计划，也迎合了美国当权者的需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代表各自的阵营将世界引向新的冷战时期。美国出自于封锁社会主义苏联的需要，积极组织世界性的反苏包围圈，同苏联接壤万里的中国理所当然会成为美国筹组对苏防线中的重要一环。要组织反苏包围圈，当然也就需要消灭中国境内的共产主义势力；要消灭中共，当然需要借助蒋介石的力量，这就必须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马上从山上下来摘桃子，他命令蒋军到处抢占城池。而在他的如意算盘中，马歇尔来华作用之一就是能阻止中共对他摘桃子的反击。对蒋介石来说，要想消灭中共势力，当时也只有寻求美国的支持，这正好与美国的“以扶蒋反共政策为核心”的对华政策是完全吻合的。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联美反共政策，并非完全是因为中共与苏共之间存在的战友关系，他也很清楚，毛泽